



*Esta obra ha sido publicada con una  
subvención de*


西班牙文学名著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 一位小说家的小说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 著

贾永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551.4/17

2008

# 一位小说家的小说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 著  
贾永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位小说家的小说/(西)巴尔德斯著;贾永生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07-07814-8

I. —... II. ①巴... ②贾... III. 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1629号

---

责任编辑:刘海滨  
装帧设计:李梅

## 一位小说家的小说

Yiwei Xiaoshuojia De Xiaoshuo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 著  
贾永生 译

---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禹嘉商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0 000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814-8/I·1031
定 价	14.00元

---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 献 给

如今的孩子们

我把这本小簿书献给你们,兴许只有你们才会对它爱不释手。对此,我并不在意。我只是想在生命结束之前,给大人们点儿思考,给孩子们些娱乐。

A. P. V.

B.

## 目 录

在开始之前 .....	(1)
一、亚当在天堂 .....	(4)
二、斗牛士的运气 .....	(11)
三、夏日印象 .....	(16)
四、童年,在死亡面前 .....	(24)
五、拉莫宁 .....	(29)
六、走穴的音乐家 .....	(35)
七、启程 .....	(42)
八、阿维莱斯 .....	(47)
九、最初记忆 .....	(54)
十、我犯了谋杀罪 .....	(59)
十一、逐出教会 .....	(62)
十二、决定做隐士 .....	(69)
十三、法拉利斯的教鞭 .....	(77)
十四、“博爱”的胜利 .....	(81)
十五、我的父亲 .....	(86)
十六、痛楚的圣迹 .....	(90)

- 十七、启蒙读物 ..... (96)
- 十八、梅里董修士 ..... (102)
- 十九、小手枪 ..... (110)
- 二十、加里亚纳战争 ..... (115)
- 二十一、“鳗鲡”的自杀 ..... (121)
- 二十二、佩德罗·梅嫩德斯 ..... (130)
- 二十三、我的朋友赫纳罗的悲伤故事 ..... (136)
- 二十四、早熟的玫瑰 ..... (141)
- 二十五、括弧 ..... (148)
- 二十六、奥维多 ..... (156)
- 二十七、名誉之画 ..... (160)
- 二十八、土耳其式的吻 ..... (167)
- 二十九、少年骑士 ..... (175)
- 三十、中学的阅读 ..... (183)
- 三十一、雪中送炭 ..... (191)
- 三十二、戏剧社 ..... (198)
- 三十三、俱乐部 ..... (207)
- 三十四、音乐印象 ..... (218)
- 三十五、“火流星马” ..... (224)
- 三十六、诗人和猎手 ..... (230)
- 三十七、亚当走了 ..... (234)

## 在开始之前

孩子们总能发现世界的新奇多姿，而对我这样的老家伙来说，就觉得它非常枯燥无趣了。谁更有道理呢？毫无疑问，是他们。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掉了价值，但这不是食物的错儿，而是嘴巴和舌头的错儿。“鸟儿和孩子们最懂得樱桃的滋味儿”，一条德国谚语如是说。我不管鸟儿觉得它味道如何，就我来说，六十年前我觉得它是如此美味，以至于一看到装樱桃的篮子我就会立刻被迷住，如同圣特蕾萨出席圣礼时那样。

童年的光阴总是同它本身一样幸福。所有的孩子都是幸福的，如果没有一只野蛮的手挡在他们和幸福之间的话。空气，阳光，自由，一点儿沙子或是泥土，除此之外，真的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感到幸福了。只有在童年，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到何为创造；对我们而言，事物代表着它最为本真的含义；大海，雨水，曙光，山脉，河流，人们的面孔以及各种动物，都通过眼睛进入到我们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像。

我仍记得，孩提时代大海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我靠近她，整个幼小的心灵都为之战栗：带着盐味儿的海风让我心旷神怡，海浪的轰响使我兴奋，在岸边摇晃的轮船友好地向我发出邀请，在宽广而又平整的海面上飞翔的海鸥激起了我心中对于无限的热望。沉浸于恐惧与享受之中，我不知疲倦地凝视与感觉。在这蓝色、绿色、银白色的深渊中有着一种吸引力，使我总在等待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神秘的东西。还有什么未知的幸福在等着我？它此刻又隐匿在何处？我的灵魂回肠翻腾，如同那些海鸥在这闪着光的海面上画着圆圈。我想象

着,在那海浪中间浮现出可敬的身影、神圣的面庞,并向我微笑。这液体的、透明的深渊曾是上帝之神殿,从中升腾起那庄严的乐音,使我感到无比幸福,不禁热泪盈眶。

唉!现在,我靠近海边就像去太阳门<sup>①</sup>一样平常。我看着银白色的波浪打着旋,就像看那灌溉田地的水流那样,没什么差别。它那令人恐惧的轰鸣也像汽车的噪音那样使我无动于衷,而海鸥那难听的声音就如同小贩在叫卖午后的报纸。

我思考这种对比的时候,空想主义使劲儿按着我的门铃。“一切都在于你,空想者,一切都在于你!”不是一切,某些东西留在了外面,正因如此才有了生命的可能,以及死亡的不可能。

我们只有在孩提时代才是智者,只有那时我们才在人类与万物之间建立起了真实的联系。憎恨就是憎恨,骄傲就是骄傲,正义就是正义。

因此,我才想写我童年的故事,因为只有那时我才最原始、最坦诚。孩子们不会像将军、部长、牧师或是乞丐,他们像人类。我们看到的人形形色色、有着不同的伪装,我们同他们相联系或是相排斥。我们从上帝的手中赤裸裸被创造出来,都是上帝的形象,而非鞋子帽子使我们更接近本真。

孩子们在人世间的绝对美德中成长,他们从虚无中来,不会产生恶劣的或者疯癫的想法。他们相信道德的健康,相信无私的同情,相信幸福。当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经常来到他们家里,亲切地吻他们,给他们带来零食,他们决不会去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母亲。

爱代表着信任。所以我们孩提时不知疲倦地去相信、去

① 马德里的一处古迹。



信任。因为在我们的灵魂里，总有无法形容的和平，无限的正义和无穷的美德。而我们周围的人们则残忍地消磨掉那虔诚的信仰和忠诚的心，使得我们去怀疑一切。在我家里，有几个小女孩总是请求自己的母亲在放学前半个小时去接她们，母亲也向她们保证，但却从未兑现；但是她们总是相信母亲的话，放心地去上学，第二天同样如此。这真是很美妙！相反，对我们这帮老家伙来说，一位部长哪怕以上帝、所有神灵以及自己母亲的名义发誓，来宣誓为国家服务，我们也不会相信。真是恐怖！

这种对人间美德坚定不移的信任，正是我们在童年感到幸福的原因。因为环境条件的原由，我的童年尤其幸福，如果读者愿意接着往下读，就会对此赞叹不已。

我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度过的：一个是在西班牙地形最为陡峭的省的山区，而另一个则是在海边。这种在农村和海边之间转换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它给生活带来变化，并在我们身上发展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此外，我所受的那种自由式教育，是我这个阶层的孩子们绝难享有的。从没人逼迫我学习，我总是随心所欲地学习。在教育问题上，我父亲是一位毫不通融的怀疑论者；每当他听人议论教育或多或少会改变我们的本性，就会勃然大怒。

放学后，我都会和其他孩子一起随意在镇子里或是田野里闲逛，直到教堂钟声响起，此时我们就不能耽搁任何时间，必须赶回家了。我从没有过家庭教师或者保姆，也从未踏进过贵族学校。我总是上公立学校，包括中学。我不是对我所不认识的学校和学院有成见；但是我建议孩子最好在大街上呼吸空气，偶尔被肉店老板的儿子扇几个耳光。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小镇上，不会像大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

样，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

拉维亚纳，巨大的果园；阿维莱斯，它的花果园、无与伦比的女人们的美丽与欢快、可敬的居民以及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奥维多，充满才智与文化的城市，我的童年在那镶金的门廊里度过。上天给我一位和蔼、仁慈的母亲和一位敏感、高贵、智慧的父亲；还有亲切的家人，聪明绝顶的朋友——他们后来都成为我们民族的荣耀。我真不该抱怨我的命运。有人整日悲叹、抱怨周围的一切，祖国、家庭、朋友、职业甚至他出生的那个世纪。人是这样一种总是想“在别处”的动物。但我至今还没有想要离开自己的这块地方。父母，亲戚，邻居，朋友还有同学，都曾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生命的旅途中遇到了很多美丽的心灵，它们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得以施展自己拙劣的才能。我生活在甜美、宁静以及被爱和友谊浸润了的香气之中，只有我亲爱的人们偶然辞世才会打乱这样的生活。我不关心命运的安排，虽然时日无多，疼痛却是漫长的。但是如果上帝邀请我重新来过，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份邀请。

## 一、亚当在天堂

前夜我们已经到达了恩特拉格，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到了萨马德兰格莱欧。管家卡耶塔诺已经准备好了马匹在那里等待我们了。父亲骑的是一匹白马，人们将我母亲扶上一匹备好了鞍的黑马，将女仆们安置在温驯的驴背上，卡耶塔诺把我放到他的“嘎亚尔多”上，这是一匹比“布塞法罗”<sup>①</sup>还

① 亚历山大大帝的坐骑。

要健壮、比“弩骅难得”<sup>①</sup>还要聪慧的马。何塞·玛特奥给我们牵马。

我们顺着河边行进，等我们到达恩特拉尔格，天已经黑了。半睡半醒间，我只记得这里有数座高山，许多树木，一条河流，一座拥有木制阳台的大房子，房子前面聚集了很多村民，热情地迎接我们。其中两位手里拿着油灯照亮，让我们下马。我还记得一位年长的老妇，衣着明显比其他夫人华丽，从卡耶塔诺怀里接过我，给我热烈的吻，并高声说我像一棵石竹。她是玛诺拉，卡耶塔诺的高贵的夫人。随后她用更高的声音说我像玫瑰花的嫩芽，我记得这些比喻让我很开心，让我觉得这位女士的语言水平令人赞赏。

父亲说：“赶快让这孩子睡觉吧。”

母亲回答：“吃完晚饭我们会安排他睡的。”

父亲回答：“我看不必了，他已经吃了很多零食。”

别的我就记不得了。第二天一睁开眼就发现我已经身处地上的天堂了。

透过阳台的玻璃，看得到太阳沐浴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眼前耸立着一座美丽的高山，它的山峰如同幻想中的城堡。山间栖息着朵朵彩云，随风飘动。打开阳台，即是被葡萄藤覆盖住的走廊，枝叶下垂，如同极其美丽的帘幔，透过它可以欣赏那若隐若现景色。

就在同一个房间，六年前，恩典的1853年，我第一次看到了白日的光芒。

后来我父亲给我讲述了我出生时的情况。母亲在接生婆玛诺拉和另外三四个有经验的老女人的帮助下生产，而他则

<sup>①</sup> 堂吉珂德所骑的马。

焦急地在客厅走来走去，在场的还有公证官堂·萨尔瓦多、律师洪克斯和牧师罗里奥。我一诞生就被介绍给这些人物，按照隆重的程序。我父亲根本不记得在这样重大场合下公证官堂·萨尔瓦多或是牧师罗里奥所讲的话；但是却仍清晰记得洪克斯律师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凝视着我，并用庄严的语气说出了下面这些值得纪念的话：

“上帝允许你到达教皇的御座！”

很快读者就会确定洪克斯律师的预言并没有变为现实。可以肯定的是，当他活着的时候，一直没能从这个预言给他带来的苦涩的失望中得到过安慰。

我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居到阿维莱斯，一个举世知名的海边城镇。我父母在那里愉快地生活了六年，其间一直没有回过恩特拉格，那个坐落在深山中的、让人感受到天堂般快乐的地方。

我大胆地不叫保姆而自己穿衣，甚至自己一个人就在这个陌生的家里到处走动。我发现了一架梯子，顺着它我爬下去，到了田野。啊，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多么美丽的果园！里面结满了美味的李子、樱桃和其他水果！我还没走几步就遇到了何塞·玛特奥，那个皮肤黝黑、魁梧、卷发的仆人，昨天下午曾经给我们牵过马。

“何塞·玛特奥，帮我摘一个李子吧。”

何塞·玛特奥立刻就服从了我的命令。随后我看到一棵结满了李子的李子树时，就用同样高傲的语气命令道：

“何塞·玛特奥，给我摘李子！”

何塞·玛特奥同样服从了我，他爬上那棵李子树，递给我一枝挂满果实的树枝。

“你要去哪里？”我问他。

何塞·玛特奥告诉我他正要去挤牛奶,并问我是否愿意屈尊一同前往。我很慷慨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我们到了牲畜栏,那里一群农民正在刨土豆,他们热烈地欢迎我,像迎接皇帝那样欢呼雀跃。我顾不得回应这热烈地欢呼,便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奶牛的面前。总共有五六头:萨利亚,樱桃,加尔格萨,莫鲁埃卡等等。我崇敬而又同情地看着她们,但是我的视线很快都被那些拴在矮很多的牲口棚里的、远离自己母亲们的小牛犊们所吸引。一时间内心升腾起一种热烈的爱,使得我冲向它们,拥抱并亲吻它们。很明显,它们并不感恩,不断地跳跃、扭动身体来摆脱我的爱抚。

“何塞·玛特奥,让我骑骑牛吧!”

何塞·玛特奥让我坐在一头奶牛身上,并在我的要求下一直扶着我。随后他拿起一个奶盆,开始挤奶。那些先前尥蹶子的小牛犊们开始休息,仍然对我致以同样的敬意。但我却全神贯注于何塞·玛特奥正在做的事情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头脑中生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想法:我也来给牛挤奶。当我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后,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仅何塞·玛特奥,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不论男女,都强烈地支持我的计划并表现出明显的快乐。何塞·玛特奥找了一个最小的奶盆交给了我。接着我就开始工作了……

可是那些粗野的人为什么笑?还笑得这么离谱?他们捧腹大笑,笑得就要岔了气。那头小公牛跳跃、尥蹶子、后退。而我呢,面对这发狂的小公牛不断地在空中乱踢蹬,锲而不舍、激动万分,仍不放弃我的工作,可最终并不能从他身上挤出一滴奶。为了补偿我痛苦的失望情绪,何塞·玛特奥端给我满满一小盆牛奶,直到我喝得厌烦了为止。人们也都心意足,尤其看到我鼻子上都是牛奶时,发出了兴奋的叫喊。

离开畜牲栏，我们就碰到了一头驴，真是幸福！

“何塞·玛特奥，让我骑那头驴吧！”

何塞·玛特奥服从了我的命令，所有其他人都来帮忙让我坐到驴背上，让我骑着它散了好一会儿步，直到有人叫我吃巧克力。没等吃完，我又登上了天，换句话说，我又骑上了驴子，一群男女给我当驴夫，继续在那个快乐、幸福、充满关爱的地方散步。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住在我们家楼下的玛诺拉和她高贵的夫君邀请我到他们的餐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么精巧的、令人赞美的装置了！我们坐在家前面的发黑的长椅上，打开数个插销，忽然从上面降下一块大木板，横在我们面前。尽管我现在已垂垂老矣，但是一想到这张桌子我的心就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快乐。

我们进餐的时候，一只神奇的黑猫过来坐在了卡耶塔诺的肩上，吃他剩下的饭菜。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她也能够坐在我的肩上和我一同进餐。这个野心勃勃的梦想在还没有吃晚饭前就实现了。米孔娜，那只神态庄严的猫，三代好斗的猫们的母亲，屈尊爬到了我的背上，把嘴探进了我的盘子里。我惊慌失措、满怀感激，赶紧把盘子里所有的食物都给她吃。要不是玛诺拉，我非得挨饿不可。

随后我又来到了田野，我的双脚踏过乡村幽美的小径、榛子树林，还有黑莓栅栏和藤忍冬之间狭窄的街道。一种永恒的幸福感感染着我的灵魂，令我茫然而又陶醉。芳香的空气沁人心脾、令人迷醉，鸟儿在我头顶赞美和祝福，树叶在我耳边轻声诉说着幸福的允诺。突然，在一条小径的拐弯处，我碰到了一头母猪和跟在她身后的十来只小猪。我从没见过如此令人愉快的场景。那些喧闹的、粉红的小动物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心。

由于我相信我身处天堂，所有上帝创造的生灵都应该尊重和服从我，当我看到一个老乡，就命令他给我一只小猪。他立刻就交给了我，我则亲热地去吻它的小嘴。可是那个小动物恐怕不习惯这样的柔情，而把这看作伤害，尖叫、挣扎，最终挣脱，和它的兄弟姐妹们一同逃走了。

再往前走，我看到一些绵羊在吃草，放牧人是个十四五岁左右的男孩，他邀请我坐在他的身边。他把我当作国王或者先生一样对待，把他用来打发自己和绵羊们闲暇时光的笛子送给了我；他教我做柳条笼子里装蟋蟀，训练我捕捉蟋蟀，告诉我他自己的发明，最后让我明白这些绵羊属于我并随时听从我的吩咐。因此，我想我得求我的父亲给我造一辆木制的小车，而他则负责逮住两只最强壮的绵羊，驯服它们，好让它们能拉着我在整个小镇散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达萨马。我匆匆赶回家，闯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和几位先生们一起说话，于是我立即就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那几位先生都觉得我的想法合情合理，并全力支持。于是父亲立即下达了命令，让人去造小车。

但是，我又看到了什么？一只黑色小狗，额前顶着一小轮圆月，在我身边蹭来蹭去，寻求我的庇护。我拥有了它，怀抱着它，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打下了烙印。这是一只小母狗，由于她的额前的图案形状大小像一轮圆月，如同我们使用的硬币，因此被叫做比塞塔<sup>①</sup>。她归堂·尼古拉斯医生所有。当然，我一向他讨要，他就立即把她送给了我，从此她就属于我了。

我抱着她在村子里散步，不无炫耀地展示给所有的邻居们。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不得不坦白，在我把她抱在胸前的

<sup>①</sup> 西班牙当时的货币名称。

两三个小时里,那条美丽的小狗明明白白地向我表示了深深的爱意。她向我倾诉动情的话语,不停地舔我的脸。谁成想,趁我一时疏忽,她跳到地上,全然不顾我撕心裂肺的叫喊,快速跑开了。我永远都不能明白,女性的心真是变幻莫测。

当我气愤而又悲伤地回家时,碰到了马库斯,那个成日纵酒作乐,耗光了家产,出了名的牧师正坐在赌桌前。

“堂·马库斯!”我悲戚地叫道,“我的比塞塔跑了!”

“唉,我的孩子!我的还不知道已经跑了多少呢”他笑着回答我。我不知道这里面的误解,还好心地以为他曾有好多条小母狗,后来都跑了呢。我真心地同情他。

但是当我回到家,卡耶塔诺那条叫做“穆勒”的肥胖的猎狗就朝我走来,这宽慰了我那颗由于那只不忠的小母狗的背叛而受到伤害的心。那只猎狗多么可敬,多么可爱,又是多么的好脾气!即使我骑到他身上,即使我揪他的耳朵和尾巴,他都绝不会生气。他唯一做的坏事就是窃取午后点心。他干得是如此灵巧、优雅,使人很快就真心地原谅了他。那个下午他让我很幸福,他吞吃了三块美味的面包和一大块奶酪。

晚饭后,我斜倚在餐厅的大沙发上,挨着我的母亲,她则倚在另一端。十多个村妇来到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茶话会。由于没有椅子,她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坐在地上。我的父亲坐在一角,抽着雪茄烟,同公证官萨尔瓦多、洪克斯律师以及卡耶塔诺在闲谈。那些村妇在纺线,我母亲也在用外祖父送给她的、一个精美的象牙镶嵌的纺锤纺线。她那天使般的手指纺出的线是如此精致,让那些村妇们惊叹不已。她时不时地用那双大大的、美丽的黑眼睛看着我,甜蜜地笑着。

我的眼睛逐渐招架不住,眯缝着要睡着了。我要在上帝赐予我的天堂里让我的视线离开几个小时了。我的耳边传来



母亲同那些先生们的说话声。他们在谈论着一些恐惧的事情，数天前牧师佩鲁贾诺先生家里发生的抢劫，盗贼们的残暴，对这个好牧师以及女管家进行拷打，好让他们说出钱藏在什么地方。但那些都只不过是些噩梦。我在天堂，对此我深信不疑，并渴望自己醒来，重新享受这永恒的快乐。

## 二、斗牛士的运气

那么长时间都不在拉维亚纳，父亲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因此，我们不仅要在那里度过夏天，秋天，甚至冬天，总之，永远。我准备好了要像天使们一样生活，并且猜测天使们不用去上学。头几天，我安静地在地上的天堂散步，去领略这个最令人愉悦的地方。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所经过数代人修建起来的大房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必须得上下台阶，这一点留给我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却不可而知。或许我没有察觉到，不断地上上下下非常有利于我的腿部成长。但是，最先成长的却是我的脑袋，数次地摔倒，使它上面起了同样多次数的包。

房子后面有一个大客厅，名字为“新厅”，但却极为破旧；两旁是两条宽敞的、有栏杆的走廊，和布满葡萄藤的小路。家具非常丑陋、粗糙；还有一座面目可怖的钟表，每每看到它都会让我惴惴不安。它报时的时候总会发出一些奇怪、可恶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我所诞生的那张床（这一点我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时我深信自己降生到马德里那张出了名的摇篮里）是圣周的牲口棚。必须要借助一架手扶梯才能爬上去，但是我没找到梯子。厅里的大椅子属于独眼巨人或者至少是皮拉司吉时期的，因